

呼唤人心



黄河出版社

书名 呼唤人心
著者 李梅蓉
出版 黄河出版社
发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
(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)
印刷 中国人民解放军 86130 部队印刷厂
规格 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
4 印张 80 千字
版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
印次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 1——5000 册
书号 ISBN7—80558—660—8/I·153
定价 9.80 元

序

没有比虚伪背义更可耻了！这是法国名作家蒙查说过的一句话。关于虚伪和背义的人，个个都是对他咬牙切齿。但这种人时时有、处处有；在爱情、生活、工作、甚至在战争、政治中。社会上、世界上，许多不幸惨事都是这种人造成的，虚伪和背义危及面如此广、如此深，令人发指、令人心寒。

本文叙述因丈夫虚伪和背义负情，使爱情和家庭造成悲剧。女主人陈婉洁，心地单纯、善良，个性内向倔强，她对家庭孩子、丈夫感情负责专一。因虚伪丈夫负情负义，使一个好端端美满家庭不安，最后导致分离破碎。实质上这也是整个社会恶劣根源缩影。

陈婉洁，她最后从不幸爱情泥潭中跋涉出来，重新认识自己，安排自己，赤

足而行，走上颠沛流离、凄风苦雨航程。后来通过自己努力拼搏，最终寻找到了自己的星座；事业才是女人的根，同时，她用无私的爱、豁达的人生观，使根扎得更深，使事业发展的更顺利，最后她也找到了能共同相濡以沫、真挚感人的爱情。

本书从家庭，行业演变中见人心，人心见历史，历史造应人，人延伸着历史。

第一章

东方新村是花园小洋房式新村。共建造房子十幢，一幢房子共五楼，每楼住一房人家，面积 160 平方，整幢房子式样别致，玲珑精致带豪华，新村前后有大花园、喷泉，前后、左右距离三十公尺，每幢房子周围种花草、树木，看上去环境舒适幽雅。因东方新村座落在闹中取静市中心，因此价格也贵得吓人，每套 160 平方需要人民币 42.88 万，是本市数一数二贵族新村。

当然住在这里人家，不是大经理，就是大厂长，不是承包者，就是个体发了财的，普通人称他们老板、大款、阔佬，在有些人眼中，尤其小孩子，好象这里住着的人，个个是神仙，他们手提大哥大，进出桑塔纳。其实这里也并不是世外桃源，跟外面世界一样，每户人家

有每户人家的故事。第三幢 403 室女主人——陈婉洁就是这个例子，她刚刚接到一个使她十分不安、意外、气愤的电话，从此她的故事有风有浪了……

虽说六月初，但天气已显得十分闷热，她本打算洗过澡，去娘家吃晚饭，顺便把女儿接回家，每星期天晚上必是这样，是她多年来养成习惯。自从中午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电话后，她显得心神不安，脑海中始终出现一句话：你爱人“金屋养娇”，你要注意。

听声音腔调，打电话的人是十足的无耻纨绔子弟，事实不事实，还是个问题。然而，近年来丈夫早出晚归、甚至整夜不归反常的态度一直影响着她的情绪，这只电话雪上加霜，使她心情更是紧张，她是个把家庭、感情，做人面子看成比生命更重要的女人，一旦猜疑，验证为实，局面将怎样？她不敢想下去。

她缓缓走到穿衣镜前，抚摸着自已清秀、端庄的脸，打量着镜中自己的窈窕动人身材，眼泪无声无息地成串淌下来，她不明白丈夫为什么要变心，当初寻死觅活对她追着不放，对天、对地发誓的他，竟是一个这样负心的人。此时，电话声响了起来，她本能地一下子奔过去拿起电话，一颗心紧张得“怦怦”地狂跳起来。

“是阿婉吧！你怎么还不过来吃饭？我们都等着你。”是母亲的声音。

这时，她才想起是该到吃晚饭的时候了，她看了一下墙上的钟，时间已超出往日的吃饭时间，忙歉意地说：“妈，我有事，不过来吃饭了，您们吃吧，玲玲今晚就睡在你们处，明天中午放学后，我会去接的。”她尽量控制着自己心事重重的情

绪，不让母亲听出自己不安、委屈声音。

时间在思维呆滞中的人面前流失是快的，她在猜疑、彷徨、痛苦、气愤不安中过去一个多钟头，突然门旁刺耳的电铃声吓了她一跳，她立时站起身，擦干了泪痕镇定了一下自己，出去开门。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不是丈夫，是父亲。她想到自己这么会变得好蠢、好笨，丈夫进来从来不按门铃，他有钥匙，她没因亲人到来而显得高兴，脸上掠过一丝勉强应付神色。

“爸，这么热天您还要过来？母亲不是已和我通了电话了。”她看着文弱、苍老的父亲有种内疚感，当初如果听了父亲话，今天自己也不会如此惶惶不安过日子。“爸，您进来坐会吧！”她暗暗下定决心，不能把自己猜疑、不安告诉父亲，看以后情况发展再说，让两老尽量少操心。

“你妈不放心，要我过来看看你。”已跨进门的父亲在门边站下，仔细地打量着自己女儿不放心地问：“你脸色这么难看，不舒服？”

“可能昨天晚上电视看了太迟关系，没什么。”她故意用心不在意地口气说，并随手关了门。

父亲走进宽敞明亮、摆设讲究阔气舒服的客厅，在一把价值伍仟多元，看上去精致，豪华的紫红色真皮沙发中坐下。女儿随手攀下一只茶几上摆着的香蕉，剥好皮递给她父亲。

“阿婉，听玲玲说，她常见不到她爸爸，难道国辉连晚饭也不回家吃？”她父亲接过香蕉，不放心地问。

“小孩子知道什么，他出差次数多，当然在家时间少了。”她避开父亲关切的目光，随手自己也拿了一只香蕉，边吃边说：“爸，您和妈放心好了，家里没事，有事我会同您们商量

的。”她朝着父亲挤出一丝苦笑。

“不是我们多管，现在社会上风气确实很坏，有些男人一旦当上厂长、经理，手上有了钱就大显威风，寻欢作乐，人变得浅薄，道德也开始败坏。你要注意，人心难测，国辉也有不少日子没来我们家了，他出差回来你告诉他，有空叫他来我们家，我给他敲敲警钟，他这个人爱虚荣，有点浮而不实，当心飘飘然。”

她遇到父亲慈爱、锐利目光，忙低下了头，突然感到一阵胸闷，难道果然要给父亲言中吗？当初父亲曾提醒过自己，这人待人处世太虚伪，欠诚恳，将来你要吃他的亏。想到这，她心更乱如麻，但为了使父亲放心，她尽量用轻松口气说：“爸，他女儿都这么大了，还会变到哪里去。国辉来了，我会叫他过来了的，您给他敲敲警钟也有好处。”她怕父亲继续顺着这个话题谈下去，忙站起身打开电视机，“爸，我们还是看会电视吧？”

“你身体不舒服，少看电视早休息，我回去了，你妈等着，会不放心的。”父亲象关照小孩一样关照着她们。

一种世界上最深骨肉情父母爱，使她内心感到一点温暖、安慰，她顺从地象一个大小孩点点头。见父亲推着自行车移步时，她内心孤独、委屈、酸楚感纷叠开来，情绪很快又低落下来。她赶紧靠在门框边，朝父亲挥了挥手说：“爸，您慢慢骑，路上小心。”

父亲朝她点了点头，微驼着背，骑上车慢悠悠地踏远了。望着慈父远去的背影，她强忍着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，如决口的黄河水，一下子哗哗地流下来，她忙关拢门，跑进卧室，扑在床上失声痛哭，她一肚子话感到无处可诉。

她知道自己将面临着人生严峻转折，平时她常听到、看到这方面家庭悲剧发生，没想到可能要轮到自己头上。虽然她给自己留下最好角度安慰自己，但感情依托感已失去了一半，内心感到空空的。为了家庭、孩子、面子，她考虑事情不能做得太绝、太急，一步步来。此时她突然想到了，前几年由自己帮忙调到丈夫单位去当会计的好朋友静丽姐，当初自己帮她调到丈夫单位去，除了和她友谊外，还有什么别的动机自己也说不清，但有一点是考虑到的，这个办事稳重，做事有资格的大姐，去丈夫单位工作，对自己、对丈夫有利的，没想到今天真需要她了，凭自己和她的友谊，她是肯帮忙的。对，明天去她家同她商量，先问问情况。

第二天晚上，她带着女儿去丽姐家串门，凑巧家里只有她一人，女儿被自己打发到客厅看电视，她把丽姐拉进卧室关了门。丽姐看到她的举动有点唐突，不安地问：“婉洁，你有什么事，显得这么紧张不安？”丽姐拉她在沙发中坐下，不放心地问。

“丽姐，我今天特地赶来向您打听一件事，凡是您知道的，一定要统统告诉我！”她心事重重地拉拉丽姐的手。

“看你脸色不好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快告诉我。”丽姐也拉了拉她的手，好象心情比她还急。

“丽姐，您实话告诉我，关于国辉作风问题，您有否听到过什么风声没有？”在多年老朋友面前，她用不着客套。

丽姐遇到她急切期待的目光，低下头沉默不语，她见丽姐这副犹豫不决样子，认定真有这种事，不由怒气直升脑门，她气丽姐，这种重要消息不及时告诉她，她更气国辉果然是个忘情负义没有责任感的男人，她见丽姐还迟迟不肯开口，

就板下脸责问了：“丽姐，这么重要的事您一直瞒着我，说得过去吗？怕得罪您的上司？”人一发火就提高了嗓子。

“阿婉，您不要心急，我给您说，我听到的也仅是一点风言风语，确实消息我也不知道，“丽姐显得不知所措，她把阿婉抽回去的手又拉回来而且握得更紧，似乎好友的责怪、不满使她很过意不去。

她把自己右手从丽姐紧握的双手中又抽出来，内心委屈，不满使她很快双眼噙满泪水。她掏出手绢抹着泪，她的伤心使丽姐内心更不安：“阿婉，别难过，说不定有人在故意伤害他，这种消息容易起风波，了解一定要确实。”她坐下又站起：“我给您拿条毛巾、取点水果来。”

她一把拉住丽姐：“您不要忙，我没有心思吃水果，快把听到的消息告诉我。”她把丽姐按坐在沙发中，用埋怨眼光看着她。丽姐避开了她的目光，思索了一下说：

“这种消息我仅听到过一次，是销售科刘科长喝醉了酒无意中出口的，他讲冯经理有个相好的女人，他在外面应酬时，那女人也常带着。当时我曾留心想问得详细点，没想到反而引起了他的警觉，忙说随便扯谈不是真的。因他是个古怪守旧、快到退休年龄的老头子，一批人常讥笑他这方面少见多怪，因此我也没放在心上，“丽姐以不快不慢口气解释完，以坦诚目光看着她，希望能得到她的理解与信任。

她了解丽姐的为人，也知道她的难处，因此很快就原谅了她。因与可以倾心相谈朋友在一起，她绷紧着的一颗心也放松了些，美丽端庄的脸比来时开朗了一些，但口气仍充满着无限忧虑：“丽姐，这一年来我活得好苦，他常以各种借口晚上不回家，白天更不用说了，常见不到他的影子，再说，昨

天又接到一个不三不四的电话，说他在外面有女人，要我注意，你说我怎么办？”

“我劝您先别打草惊蛇，这种事没证据男人是不会承认的，还是留心他各方面动向。我有消息马上告诉你。有情况咱们再商量好吗？”丽姐以商量角度沉着不乱地谈了自己的看法。

丽姐的劝告、安排和她内心打算差不多。虽内心急如焚，阿婉也只好默默地点点头。

因心情不佳，她和女儿早早回了家。

一到家她想起一句重要话忘了问丽姐，她马上拨通了她家电话，“丽姐吗？我是阿婉，刚才我忘了问你，国辉这次出差已快一星期了，你知道他回来的消息吗？”

“怎么他没来家？昨天他已来过公司。”丽姐以不相信的口气问。

这个消息比前两个听到的消息更残忍，如一枚炸弹在她心中重重炸开，她感到心阵阵绞痛。她茫然地搁下电话，按在电话机上的右手在微微发抖。她无法控制自己的平静，站起身，边在房里焦急地踱着步，边用愤恨双眼寻找着发泄目标，突然她看到床头柜上正对着她微笑的丈夫照片，她不顾一切地奔过去，愤愤地举起往地上猛摔。立刻，镜框玻璃被摔得粉碎，心态的失衡咬噬着阿婉的神经。

“妈，您怎么了？”正在自己小房间做作业的女儿听到响动惊慌地跑过来问，一看到这个情景，又看看平时挺和善、慈祥的母亲此时变得这么怒相，一时惊呆了。一会她慢慢地走过去，蹲下身，取出破相框内父亲的照片，缓缓、无限痛惜抚摸着女儿的举动更激起母亲的怒火，她几步奔过去，出其不

意地从女儿手中夺过丈夫的照片，立刻撕得粉粉碎。

“妈妈！您别这样，这是爸爸的照片啊！”女儿急得要哭出声，大声呼喊提醒她。

她跌坐在沙发中，望着地上一堆被自己撕得粉碎的照片、破相框发愣。女儿委屈地站起身，拿来扫帚畚斗，边扫着地上破照片、碎玻璃，边天真地劝告着母亲：“妈，您这样不好，以后别这样。爸爸不在家，他出差去了。回来我告诉他，以后多陪陪我们，我们好想他。”她去厨房放好畚斗扫帚，走到母亲身边，依坐在她旁边沙发中，拉拉母亲手又劝慰说：“妈，您别难过，爸爸不在家，我多陪着您，刚才事我不会跟爸爸说的，他知道要不高兴的。”

仅仅这几句话，使阿婉热泪盈眶，女儿多象自己小时候，小小年纪满世界想得全是怎样去关心、体谅、安慰别人，女儿懂事乖巧，使她更恨丈夫，要是狠心丈夫真要离开她们母女俩，女儿幼小心灵如何受得住这么大打击，想到这些，她拉着女儿双手，眼泪又不断地流下来。

女儿凝视着伤心的母亲，一时也没了注意，一双天真活泼的大眼睛，善解人意地含满着忧虑。她掏出自己袋中手绢，使劲地抹着母亲脸上泪水，并带哭声劝阻着：“妈妈，您别哭，外婆知道了也要哭的。”女儿的话无疑又给阿婉增添更多的伤心泪。

女儿毕竟太小，无法全面了解大人们复杂心态，她抱起女儿坐在自己膝盖上，在她脸上小心翼翼地抚摸着、亲着，然后点点头，用忧伤带着自负的口气安慰女儿：“都是妈不好，乱发脾气，不坚强、不高兴就流泪。好！妈不哭了，玲玲也不告诉外婆。”女儿提醒了母亲，母亲也不放心地关照女儿。女

儿懂事地不停点头阿婉的眼泪又呼啦一下涌出眼眶，咸咸的泪水顺着脸颊流进与母亲紧贴着脸颊的女儿口中。

“妈妈，我懂，我懂，我不会告诉外婆。外婆比我们还不坚强，上次我摔破了头，我没哭外婆却哭了。”

母亲心酸地凝视着女儿天真的脸，听着女儿细柔懂事的话，脸上露出一丝笑意，她想，为了女儿自己必须理智地和丈夫好好谈谈。

第二章

一夜过去，丈夫果然没来，早上六点半，她焦急地拨通了丽姐家电话：“丽姐，我是阿婉。他昨夜又没回家，今天他如来公司，没人注意时您来电话通知我一声。”她关照托附着丽姐。

七点十五分，她送女儿上学，七点五十分回家，她边吃着早点，边在电话机边等着丽姐电话。八点、八点半、九点，一直没电话，她在电话机边挨着时间心情够烦人，本打算去厨房做点事，唯恐听不到电话铃。她站起，坐下、又站起、又坐下，站起走了几步，又坐下，心烦意乱地随手拿起床台上的一本旧杂志，心不在焉地翻着，蓦然一幅艳丽下流色情画面映入她的眼帘，画面使她陷入沉思。

这本黄色杂志是去年春他出差回来带来的。看到这本杂志，使她心更烦，她想起一次她从外面回来，见丈夫翘着二

郎腿，嘴里叼着烟，拿着这本杂志看得津津有味，连自己进来也没注意，她同他招呼，他也没反映，她气呼呼地走近他身边，一看就是这幅黄色下流画面使他着迷，使他掉魂。此刻见到这本杂志，仿佛一下子使她明白了许多道理。其实，丈夫早就和自己同床异梦有了距离，只是粗心、守旧的她没发现，没防范，在男人与女人感情上，她似乎悟出了一个道理：女人离不开男人，男人只是少不了女人。她看着妖艳画面想得出神。突然电话铃打破了她的沉思，她一把抓起电话筒。

“喂！阿婉，我是丽姐，他已来公司……”电话里传来丽姐小心翼翼的声音。

她马上拨通了丈夫经理室电话，凑巧接电话的是她丈夫。“你是国辉？你出差回来了。噢，你刚到？我运气真好，想问问你出差的情况，接电话凑巧是你。”她听到电话里丈夫吞吞吐吐，吱吱唔唔的口气，心里不舒服，又添上几句：“今天来吃饭吗？大约又要应酬？果然有应酬。那么晚上早点来，我身体不大好，你出差这么长时间，我和女儿早等得不耐烦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她脸色镇定，口气平静，但手与心却在微微发抖，是气？是怕？还是恨？却说不清，她只感到在丈夫面前第一次虚伪撒谎有点不习惯。因她从小不喜欢虚伪和讲谎话，有些事情实在回避不开，她只以不理睬，不答复算是她最没礼貌态度了。没想到自己活到这么大年纪，倒学会了虚伪，学会了讲谎话。她感到自己好难受，也为自己感到奇怪，难道人这么容易变，环境、遭遇、社会风气及各方面因素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个性、脾气，甚至品格！她感到越活越难做人，有许多事按自己的思路想不透，解不开。她一颗心感到

往下沉,只能用沉重的叹气来缓解调节自己内心纷乱的情绪。

晚上十点左右,她听到丈夫开门声,躺在床上的她陡然有点紧张起来。睁着双眼的她,装着一脸睡态微闭上了双眼,耸着耳朵等着丈夫走近身边。

丈夫拉响了卧室内灯,霎时,她心底泛上一股柔情,一片光亮洒满整间房内角落,她微微叹了口气。随即内心愤恨、委屈又强烈地占据了她的。她不理睬他,微微张开双眼打量着眼前的丈夫;他毫没有一点出差回来的疲劳神色,倒显得精神焕发,一脸富贵相。他穿着考究的服装,可以算是一个气质不凡的阔老板。他站在房中打量着卧室内,看他眼光神态似乎变成一个陌生人,她奇怪自己以前怎么不仔细认真观察他、研究他。

终于两人眼光相遇,碰到自己的眼光,他很快地极不自然地避开了。她确实实地感觉到这一点,内心伤感又一次纷叠开来。

“你醒了?玲玲已睡了?”丈夫走过来,坐在她床边体贴地问。

“刚醒过来,在做着恶梦,心里不舒服。”她用右手按了按胸口,眼泪不禁夺眶而出。本打算好好地跟他谈谈,没想到一见到他,怨恨、伤感又控制了,使她情绪乱纷纷。

丈夫没反映,点燃了一支烟思索着,他想听听她的下文。看她的精神不佳,果真做了恶梦,还是听到了什么风声。

见丈夫一副爱理不理的态度,她感到又一次受到了伤害。她把这几天委屈、愤恨统统在无穷无尽哀伤抽泣中发泄出来。她这么沉重地哀哭使她丈夫着了慌,俩人从认识到结

婚十几年来，他从没见到她这么悲痛地哭过。

他忙俯下身，拉着她的手关切地问：“你怎么了？是身体不舒服？还是另有什么事？快告诉我。”

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单纯的女人，见丈夫急成这个样子，内心委屈、怨恨消失了一半，一抽一泣地问：“你到底还要不要这个家？”

丈夫见她问出这么一句话，缓缓地吁出一口气，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神色，反问她：“谁说我不需要这个家了？不要这个家，今天我还回来干什么？我平时忙出差次数多没办法，也可以说完全为了这个家。挣不了大钱，哪有今天这么舒服大洋房可以住？你要谅解。”他用一脸无所谓样子，说出了一大堆理由十足的话来。

她一时语塞，反而觉得自己理亏，好象对丈夫要求有点过份了，她感到做人太难了，明明理在自己一边，但又不能理直气壮给他摊牌与他讲理。

她不是不想给他摊牌、评理，而是掌握证据还不足，但内心确实也害怕最后摊牌，她考虑摊牌后对孩子，对家庭是否有利，然而她更怕自己经不起打击。十几年来，自己真心付出感情，心血在丈夫心中他是怎样评估的？他到底把她放在什么位子上？她不愿在感情衡量中失去平衡。从她懂事起，她最看重的是做人诚恳公正，只要别人对她好一点，她都要牢牢记在心里。要是她被人利用、欺骗、作弄，她一颗心会痛苦地流血，她认为这不是心胸狭隘，肚量小，而是做人的起码品质。

她见丈夫说完几句解释不像解释，安慰不像安慰的活后，故意摆出正人君子样子板着脸，吸着烟不理睬她。她又

感到生气、不满，因此她用责怪口气回击他：“算你会讲，算你理多，我也不希望享什么大福，只要你不阳奉阴违好了。以后有时间在家多陪陪我们母女俩。”

一时沉默，房中气氛显得有些紧张。她见丈夫又点了一支烟，离开床边，踱到沙发边坐下，慢悠悠地喷出一股烟，阴沉着脸冷冰冰地问：“我哪里得罪你了？讲话阴阳怪气。每次回家总感到心情不愉快。”看他的脸色，好象要下大雨的天。

如果继续与他谈下去，看他态度别说认错悔改，说不定他马上就要与她火拼了，她一下子变得冷静、理智了。父亲曾说过，对虚情假意的人，你与他评理要有足够证据，否则你苦口婆心讲上大半天，也不起任何作用。她不理睬他，转背身朝着面壁暗自叹息，嘴里因生气轻轻地叽咕了一句：“随你去得意，随你去腾云驾雾。”

一晚上俩人互不理睬，她酸楚地认识到自己与丈夫之间正逐步变得陌生，妻子在丈夫面前没有撒娇机会这意味着什么？她不敢想下去了。倔强的她任凭自己委屈、生气的眼泪默默流下来，然后她又无声地轻轻擦去。她不想用泪去乞求他的怜惜，感情是勉强不得的，不能用讨乞来维持。这夜她是含着泪，带着一个年青女子的痛苦感情入睡的。

早上，丈夫早早起了床，买来早点，然后主动开着汽车把女儿送到学校，十点左右打来一个电话，中饭来家里吃，女儿放学他会去接的。她接到电话后，心里暗暗咕噜了一句：“良心发现了，但愿他好自为之。”

中午他接了女儿回来，要不是女儿缠着他亲热，他还想帮她炒炒菜。从下午一直到晚上，他一直伴着她们母女俩，